

359220

藏書本



蒋家王朝的 罪行



9
987

蔣家王朝的罪行

JIANG JIA WANG CHAO DE ZUI XING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・1964

蔣家王朝的罪行

夏书玉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1/2印张 20千字

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0,001—360,000 定价(3)0.11元

告少年讀者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紅旗下，恐怕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？

旧社会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。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样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？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来給大家講講这些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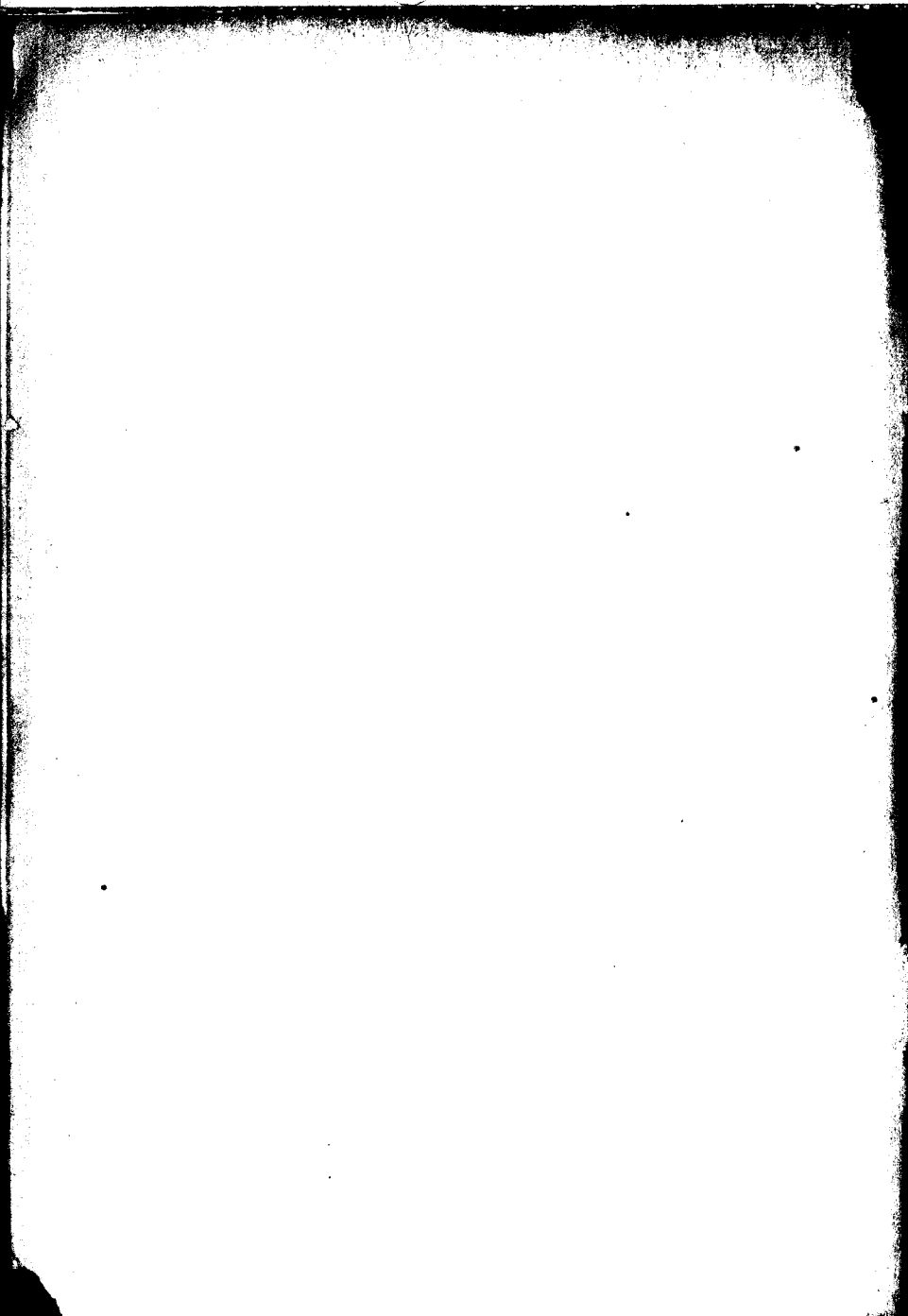
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來說明問題的。这四本書的書名是：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这一本《蔣家王朝的罪行》，就是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（即将出版）的輔助讀物。蔣家王朝所犯的罪行多得很，目前还在勾結美帝国主义繼續压榨和迫害台湾同胞。这本书里講的只是我国大陆解放以前的几个例子。你看了这本书，再看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，就会进一步了解蔣家王朝的反动本質。同时，你把新社会和旧社会做个对比，会更加仇恨蔣家王朝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热爱共产党，更加热爱毛主席！

編 者 1964年7月

目 次

一坛血	吳伯簫	5
万人坑	韓金学	10
人間地獄	边 成	18
爱国有罪	边 成	23
珞珈山上的血債	楊小岩	29
想亲人 恨仇人	宋振苏	35
金条变成了廢紙	刘再明	42



一 坛 血

1940年秋天，八路軍到山东博平沙区一带开辟工作。有一天夜里，队伍路过闕庄〔闕 kǎn〕，因为两旁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，队伍就分散开来走。闕庄的乡亲们听说八路軍来了，就在野地里等着，有的拿着点心，有的提着水壶。队伍过来了，老乡们就纷纷上前拉住战士的手，往战士们手里送点心，小声说：“你们怎么才来！盼你们盼得好苦哇！”

六十多岁的葛富生老大爷，把八路軍請到村里，开了葛家祠堂。又叫来全村的老老小小。等人到齐了，他搬出来一个白磁坛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是满满一坛子血。他沉痛地告诉人们：“这是去年10月28日咱庄里乡亲们淌的血。咱们都记着报仇，可是仇还没有报！”停了一会儿，他更

激动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：咱们的仇能报了！咱们的军队八路軍来了！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葛



老大爷的声音已經顫抖得說不下去了。

那一坛子血是哪儿来的呢？这里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。原来这一带駐过一支国民党匪軍，大头目叫齐子修。齐子修按照反革命头子蔣介石的指示，跟侵占博平的日寇栗井部队勾結在一起，专打坚决抗日的八路軍。齐子修的队伍有两个番号：一个是国民党伪山东省政府保安十一旅，一个是日伪和平治安軍二十二师。齐子修的兵有两套服装：一套是国民党的瓦灰色軍装，一套是日伪軍的草綠色軍装。此外还有两面旗子：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，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太阳旗。

国民党把这种可耻的叛国行为叫做“曲綫救国”。

每当日本鬼子由城里下乡“扫蕩”的时候，齐子修就率領他的队伍穿上草綠色汉奸軍服，跟在鬼子的后面搶东西，祸害老百姓。他們还出布告要老百姓不打日本鬼子。有一次闕庄的一位老先生看到这种布告，就用紅笔批了两行字：日本鬼杀人放火，国民党祸国殃民。

国民党匪軍压不服老百姓，就进一步跟日本鬼子勾結在一起，更残酷地迫害抗日群众。

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軍隊的“扫蕩”，闕庄和附近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联合起来，組織了一个抗日反奸人民自卫队。人民自卫队組織起来以后，打退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齐子修軍隊的騷扰。

打这以后，齐子修更加恨透了闕庄的抗日群众。硬打打不过，齐子修就用毒計，企图消灭闕庄的抗日群众。1939

年10月14日，齐子修打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招牌，通知闾庄的群众说：你们村庄没有经过省政府许可，私自组织自卫队是非法的。限你们三天之内，把枪和领头的人一起交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十一旅旅部。另外每亩地还要缴十元钱的“救国”捐，没有钱的就缴粮食。

闾庄的老百姓一接到通知，气得大骂：“枪是打鬼子、打汉奸的，凭什么交给你们！粮食喂了狗也不能给你们这些私通外国的王八蛋！”

三天过去了，一支枪也没收到。齐子修恨得咬牙切齿，他集合了两个营，全部换上汉奸军服，打着日本旗，张牙舞爪地直奔闾庄而来。

闾庄的群众早有准备，自卫队员们埋伏在村子外边，等这群国民党匪军一靠近村子，就一声呐喊，男男女女拿着火枪大刀杀出去。敌人吃了亏，扔下八十具死尸，夹着尾巴逃



走了。在这次战斗中，老大爷葛富生，也用紅櫻枪戳死了一个狗軍官。

經過这次厮杀，齐子修把抗日人民自卫队看作眼中釘，肉中刺。他一心要想消灭抗日人民自卫队，就請求日本鬼子配合，再次攻打闕庄。这次他們穿着国民党的灰色軍装，打着“保安十一旅”的旗号。博平县里所有的鬼子都出动了，鬼子兵也通通穿上了国民党的灰軍装，伪装成国民党軍队。他們帶着机关枪、小炮，杀气騰騰地包围了闕庄。自卫队抵挡了一陣，因为敌我力量悬殊，村子就被攻开了。敌人像一群恶狼一样冲进了村子。

齐子修叫他的手下人把年輕力壯的青年小伙子，都五花大綁捆起来，押到东門外大場上。那里摆了四口鋤刀。丧心病狂的匪徒們挨个儿鋤，鋤了八十二个小伙子。村头上，尸体堆成山，血流成河，惨极了。

鋤完以后，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不讓領尸，也不讓埋，却把人头和五脏挂到树上，任老鹰和烏鴉啄食。“保安十一旅政訓处”处长还用鞭子强逼群众去“參觀”，威吓老百姓……

但是闕庄的老百姓并沒被吓倒，他們掩埋了烈士的尸体，又站起来了。自卫队中队长的左膀子給砍掉了，他发誓說：“要用右膀子替左膀子报仇！”在他的帶領下，几个活着的青年都上山找八路軍去了。

为了叫子孙們記住这个血海深仇，葛老大爷把烈士的鮮血收在坛子里。



葛老大爷訴說了血泪仇以后，乡亲们都要求八路军领导大伙儿打鬼子和汉奸卖国贼。八路军一口答应了。在八路军的领导下，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。那个齐子修呢，后来公开投了日本鬼子，当了汉奸。

吳伯蕭

万人坑

万人坑的来历

1940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，万恶的蒋介石匪军不去打日本鬼子，却掉过头来打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。为了扩充蒋匪军的兵力，他们派人到处去抓壮丁。那一年，在我们家乡湖北省郢县〔郢yǐn〕朋儒店〔儒rú〕一带，好多青年人都被抓去了。狼心狗肺的蒋匪军不把壮丁当人待，一天只给喝两顿稀米汤，还规定一顿只能喝两碗。壮丁们一个个饿得皮包着骨头。有一个壮丁饿慌了，吃了几口猪食，给连长看见了，说给他丢脸，就把他活活地打死了。

冬天，壮丁们都穿着单衣、单裤，冷得直打颤。夜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，还是冻得睡不着觉。可是天不亮，当官的又命令壮丁起来上操。有的壮丁就冻死在操场上。

蒋匪军怕壮丁逃跑，只要一收操，立刻像看管囚犯一样把他们关在房子里，不准随便走动。白天只准出去解两次大小便。谁憋不住，只好尿在屋里或裤裆里。有一个壮丁偷偷出去大便，连长硬说他要逃跑，把他吊在房梁上，活活吊死了。晚上，为了防备壮丁逃跑，他们常常把壮丁的手脚



捆起来。

壮丁們吃不飽穿不暖，还得給当官的干私活。有一次营长想販运一批木材，他就派了很多壮丁去抬木材。有一个壮丁叫秦二有，他抬着沉重的木材，走着走着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一个跟斗栽到沟里去了。毫无人性的营长看見他倒下去，不但不問一声，还說他是假装的。他跑上去对准秦二有的肚子戳了一刺刀，把一个年輕老实的农民戳死了。

訓練壮丁的兵营里天天都死人，打死的、餓死的、冻死的、病死的，怎么死的都有。狗官儿滿不在乎地說：“鉄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死的抬出去活的抓进来。”人死的多了，埋都沒处理，死尸到处丢。野狗吃死人，吃紅了眼睛，看到活人也扑上来咬。太阳一落，老百姓都不敢出門。

死人沒地方埋，狗官儿想了一个省事的办法。他們找了一块四五亩寬的洼地，在四周筑了一座墙，把死了的壮丁往里一扔就不管了。老乡們就把这地方叫做万人坑。

抓 壮 丁

蔣匪軍把我們家糟蹋得不成样子，青年人都吓得不敢留在家裏，紛紛到別处去逃命。我也逃到了北山里去給一家地主当长工。1943年，快过年了。我想，家里沒有半碗米，剩下老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孤孤单单的多么可怜啊！大年三十晚上，下了一場大雪。我心想，大年夜，国民党的保长、保丁都过团圓年去了，总不会碰上他們吧！我就悄悄地赶回家去。到了家，天快亮了。一进家門就听見母亲抽抽噎

噎地在哭泣。我一看家里是空鍋冷灶，只有母亲討来的几碗飯。母亲看見我进来，心一酸，哭得更伤心。我也忍不住泪水一串一串地流下来。正在这时候，保长带着两个保丁闖进来，二话沒說就把我綁起来。我母亲跪下求饒說：“保长行行好吧！我就这一个儿子，他刚回来連口水還沒喝呢！你放了他吧！”狗保长一脚踢开了我的母亲，就把我帶到乡公所。头三天，他們沒給我一口东西吃。第四天，我母亲来看我，把她討来的一碗飯，給我吃了半碗。乡公所把我押了半个月以后，又把我送到关押壮丁的監獄里。我母亲天天来看我，把她討来的飯送給我吃。她的眼泪哭干了，喉嚨哭哑了，就碰死在監獄門口，叫国民党匪軍扔进万人坑里去了。

全家慘死

誰要当了壮丁，就得活着进去，死了出来。想起那个万人坑，誰不想逃走哇。可是蔣匪軍在我們住的房屋四周布滿了崗哨，逃走的壮丁常常被捉回来。捉回来不是打死，就是枪毙，最毒辣的是用鋤刀鋤死。有一次，一个叫王中和的壮丁，逃到半路上就被抓回来了。第二天，出了一张布告，說要把王中和鋤死。

王中和的家住在离兵营不远的王家湾村。他父母、妻子听到这个消息，哭的死去活来。王中和的父亲赶忙到兵营来找团长給儿子求情。团长是个凶狠的家伙，一脸麻子，人們都叫他麻团长。麻团长对老汉說：“想叫你儿子活命也

不难，拿錢来买他的命！”老人一听儿子的命有救了，就匆匆忙忙赶回家里，卖了自己住的房子，凑足了五百万元伪币。一口气跑回来，对麻团长說：“长官！給你錢！你放我儿子吧！”麻团长接过錢，奸詐地对老人說：“明天放你儿子回老家。”老人放心地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老人高高兴兴地到兵营里来接儿子，誰知儿子却被五花大綁地捆着。河滩上搭着一个台子，台子上放着一口鋤刀。老汉一看这情景，急得像疯了一样，哭着喊着扑到麻团长跟前，抱住他的腿，苦苦地哀求說：“我給你那五百万块钱是要救我儿子的命啊！”麻团长翻脸不認賬，一脚把老汉踢开說：“誰接过你的錢？給我滾！”老汉又急又气，楞住了，麻团长命令士兵把老汉关了起来。

这天西北风刮的天昏地暗，台下被强迫去看的壮丁个个泣不成声。麻团长大声嚎叫：“鋤！”只听咔嚓一声，王中和的头就鋤下来了。麻团长說：“哪一个想逃走，就照这样办！”我們一个个心里又气愤，又害怕。

王老汉听說儿子被鋤死了，气得撞死在監獄里。匪軍們把他的尸体拖到河滩上，跟他儿子的尸体扔在一起。

王中和的母亲和妻子，等到天黑，不見他們父子两人回来，急得像疯子似的。她俩听說朋儒店的河滩上鋤了一个壮丁，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她俩摸着黑赶到河滩上一看，真是他們父子两人，婆媳两个哭得死去活来。天亮以后，婆媳俩埋葬了他們父子。媳妇就投河自杀了。老婆婆气疯了，就在大街上大罵蔣匪軍。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們，又把